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释梦

[奥] 弗洛伊德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释 梦

[奥] 弗洛伊德 著

孙名之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2002 · 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第一版] 序言

我在本书中企图对释梦作一说明。我相信我这样做时并未超出神经病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梦是变态精神这一类现象中的第一成员,属于这类现象的其他成员如癔症恐怖症、强迫妄想症等,由于实际理由,势必也是医生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将看到,在这一系列现象中梦本身并不具备实际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范例,它的理论价值却具有较大的比重。凡不能解释梦意象的来源的医生,都不能指望对恐怖症、强迫症或妄想狂有所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对它们施加治疗影响了。

但是与释梦重要性有关的上述原因,对本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也应负有责任。在我的表述中如此经常出现的线索中断之处,正是梦的形成问题与更为复杂的精神病理学问题之间的许多接触点。这些问题不能在本书中讨论,但是,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将来又能获得更多的材料,也可在以后专题另行讨论。

由于我用以论证释梦的材料的独特性,更增加了表述的困难。在释梦本身过程中将可逐渐看出文献中记载的以及收集的来源不明的那些梦为什么对于我的释梦目的毫无帮助。我所选用的仅只限于我自己的梦以及经过我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梦。但是在应用后一类材料时我很小心提防,因为在梦本身过程中,由于增添了神经症特性,反而变得异常复杂化了。如果我报告自己的梦,又必

然要将自己精神生活中不愿告人的隐私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这或许也超出了作为一名科学家而非诗人的作者的正常需要。这是痛苦的但也是无可避免的需要,而我宁愿这样做,不然便会有可能完全放弃提供我的心理学发现的证据。当然,我总控制不住自己以省略或代替等方式来减轻我的不慎言行。但是只要有这种事发生,我的梦例的价值肯定就要大大降低。我只能希望本书读者们能为我的困难设身处地地着想,予以宽容,而且如果有人发现在我的梦中有涉及他们之处,请不要反对我在梦生活中有自由思想的权利!

第二版序言

本书(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在出版后 10 年之内又被要求再版,并不是由于我在初版序言中所提及的同业者们的兴趣使然。我的精神病学同事们似乎并不难于克服我研究梦的新方法所引起的迷惘。专业哲学家们已习惯于三言两语——而且通常是类似的语句——就将梦生活问题草草解决(认为梦仅仅是意识状态的附属物),他们显然没有看出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得出许多必然会改变心理学理论的推论。科学期刊评论家们所采取的态度只能引导人们假定我的著作要湮没无闻,而一小群勇敢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从事医学的精神分析,追随我的释梦范例并利用他们对治疗神经症患者的解释,也不可能使本书第一版销售完毕。因此我得感谢广大的具有文化修养和高度好奇心的读者们,正是他们的兴趣才使我在 9 年以后重新捡起这一困难但在各方面仍属基本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发现本书内容很少需要更动。我只偶尔插入一些新材料,根据我的增长的经验增加一些从中推衍而得的新细节,或重新叙述某几个论点。但是关于我已经写下的梦及其解释,以及由它们演绎所得的心理学原则——所有这一切在本质上都保持未变。不管怎样,从主观上说,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凡是读过我的其他著作(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和机制)的人都会知道,

我从不把本书未成熟的意见作为已经确立的事实提将出来,而且我总是对自己的陈述不惮修改,以期使它们能跟得上知识的进展。然而在梦生活的领域中,我却仍让我的原初意见保持不变。在我从事神经症研究的多年工作中,我常常举棋不定,有时甚至丧失了自信心,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是释梦使我恢复了信心。因此必定是一种确定的本能使得我的许多科学上的反对者特别拒绝追随我对梦的研究。

在修改过程中,能同样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并具有抵制任何重大修订力量的是本书的材料,其中包括了我自己的梦,这些梦大部分在用来讨论了释梦的原则以后已弃而不用或失去了价值。对于我个人来说,本书还有更进一层主观上的重大意义——在完成本书后我才发现这一意义。我发现它是我自己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对我父亲的死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对一个人一生中最惨重的损失、最重大事件的反应。既经发觉了这一点,我觉得再也无法抹去这一体验的痕迹。^①但对于我的读者们来说,他们利用何种材料去体验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释梦,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凡是我发现无法把一些要增加的重要材料插入原来的正文时,我使用方括号括起来并说明增添的年月。^②

贝希特斯加登,1908 夏

① [弗洛伊德的父亲死于 1896 年,关于此时感情的说明可见他 1896 年 11 月 20 日给弗利斯的信(1950a, 第 50 封信)]

② [1914 年增注][自第 4 版]以后文版中,这些都省略了。

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相距 9 年,但是刚过了一年多,又出现了第三版的需要。事情的新转变可能使我高兴,但我仍和以前一样,不愿意认为本书被读者们忽视是它“没有价值”的证据,所以我也不能承认,现在对它发生兴趣就是它的“优越性”的证明。

即使是《释梦》也不能不受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我在 1899 年写本书时,我的性学理论[性学三论(1905d)]尚未问世,而对于精神神经症的较为复杂形式的分析也刚刚开始。我只希望释梦有助于对神经症的心理分析;而此后对神经症的更深入了解又转而影响了我们的梦的观点。释梦的理论已按照本书第一版中尚未充分强调的方法进一步发展了。我自己的经验和威廉·斯特克尔以及他人的著作都告诉我要对梦中(无宁说是潜意识思想中)象征作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做出更为正确的评价。

因此这些年来许多值得注意的材料已经积累起来,我已尽量地考虑了这些新事物,把它们大量地插入正文或增为脚注。如果这些增添物有时有突破本书整个框架的危险,或者我不能使原有正文处处都达到现有知识的水平,那我必须请求读者们宽容这些缺陷的存在,它们是我们科学知识当前迅猛发展的结果的标志。我甚至胆敢预言——如果有需要的话——未来版本的方向将有别于本书目前的方向。它们一方面将与想象性著作,神话、谚语、民

间传说等表现力丰富的材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在梦与神经症和精神疾病的关系方面可能作出更精细的探讨。

奥托·兰克先生在选择增加梦的素材中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并负责本版的全部校样。我对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和校正表示谢意。

维也纳, 1911 年春

第四版序言

去年(1913)纽约的布里尔出版了本书的英译本(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伦敦, G. 艾伦公司)。

此次奥托·兰克博士不仅审校了清样而且为正本提供了独立的两章——第6章附录。

维也纳, 1914年6月

第五版序言

对《释梦》的兴趣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衰退,因此仍有发行新版的必要。然而要充分注意到自 1914 年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可能的,自那时以来,我和兰克博士完全得不到外国著作的消息。

荷洛斯博士和费伦齐博士准备的匈牙利文译本即将发行。1916—1917 年维也纳雨果·赫勒尔出版了我的《精神分析引论》,这些演讲的中心章节,包括了论梦的 11 讲,旨在对梦的阐述较之本书更为基本,与神经症的理论联系更为密切。总的说来,其性质为《释梦》的概要,但在某些要点上更为深入细致。

我一直不能对本书进行任何基本修订,修订可与现代精神分析观点保持并行不悖,但另一方面又可能破坏其历史特性。然而我认为,在生存了将近 20 年之后,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

布达佩斯—斯泰布鲁克,1918 年 7 月

第六版序言

由于目前书商所面临的困难,人们对本书新版的需求为时已久,所以前一版首次未作任何更改便拿去付印,只是由奥托·兰克博士在卷末补齐了直至现时的书目。

因此我认为本书经历了将近 20 年已完成其任务的假定并未得到证实。相反,我可以这样说它还有新的任务有待完成。如果它的早期功能在于提供有关梦的性质的某种信息,那么它现在的同等重要任务则是对付信息所遇到的顽固误解。

维也纳,1921 年 4 月

第八版序言

自本书 1922 年上一版(第 7 版)到本版问世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了我的《全集》。该全集的第 2 卷刊印了我的《释梦》第一版全文,第 3 卷则包括了以后增补的全部材料。在此期间,本书的外国译本都是以通常单卷本形式为依据:L. 梅耶尔逊出版的法文本收入 1926 年的法国《当代哲学丛书》,题为《梦的科学》;约翰·兰奎斯特的瑞典文本《释梦》出版于 1927 年。洛佩兹—巴勒斯特罗斯的西班牙文本出版于 1922 年,为《科学作品全集》的 6、7 两卷。我以为匈牙利文本早已于 1918 年完成,但至今尚未出书。^①

在本书当前修订版中,我基本上仍然把它作为历史文件看待,只在我的意见有待澄清和深入之处才加以修改。因此我放弃了将本书出版后有关问题的文献列表的想法,该节现已被删去。先前各版中奥托·兰克附加的两篇论文:《梦与创造性写作》、《梦与神话》也予以删略。[见 35 页]

维也纳,1929 年 12 月

^① [匈牙利文本于 1934 年出版——在弗洛伊德一生中,除各版序言中提及的外文译本外尚有俄文本出版于 1913 年,日文本出版于 1934 年,捷克文本出版于 1938 年]

英文第三(修订)版序言^①

1909年G.斯坦利·荷尔邀我到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首次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②同年,布里尔博士首次出版了我著作的英译本,其后陆续出版了我的其他著作。如果精神分析现在和将来在美国人理性生活中发生了作用,这一结果大部分要归功于布里尔的各种活动。

他的《释梦》的首次英译本出版于1911年,自那时以来,全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于神经症的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以其对于心理学的新贡献,在其出版之时(1900)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其内容至今基本保持未变。甚至依据我目前的眼光来判断,它也包括了我有幸所能发现的全部内容中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人有运气碰到这一类领悟,一生中仅只能有一次。

维也纳,1931年3月15日

① [本序言不包括在德文版内]

② [精神分析五讲(1910a)]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第三版序言·····	(5)
第四版序言·····	(7)
第五版序言·····	(8)
第六版序言·····	(9)
第八版序言·····	(10)
英文第三(修订)版序言·····	(11)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1)
一、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	(6)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10)
三、梦的刺激和来源·····	(20)
(一) 外部感觉刺激·····	(21)
(二) 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	(29)
(三) 内部机体的躯体刺激·····	(31)
(四) 刺激的精神来源·····	(38)
四、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	(40)
五、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44)
六、梦中的道德感·····	(61)

七、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71)
八、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84)
跋,1909 ·····	(89)
跋,1914 ·····	(91)
第二章 释梦的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	(92)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	(119)
第四章 梦的化装·····	(130)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160)
一、梦中最近的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161)
二、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186)
三、梦的躯体方面的来源·····	(218)
四、典型的梦·····	(239)
(一)裸体的窘迫梦·····	(240)
(二)亲人死亡的梦·····	(247)
(三)其他典型的梦·····	(271)
(四)考试的梦 ·····	(274)
第六章 梦的工作·····	(277)
一、凝缩作用·····	(278)
(一)植物学论著的梦 ·····	(281)
(二)“一个美梦” ·····	(284)
(三)金龟子的梦 ·····	(289)
二、移置作用·····	(305)
三、梦的表现手段·····	(310)
四、表现力的考虑·····	(339)

五、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	(350)
(一) 帽子是男子(或男生殖器)的象征[1911]	(360)
(二) “小东西”代表生殖器官——“被车碾过”是性交的 象征[1911]	(361)
(三) 建筑物、阶梯和井穴代表生殖器[1911]	(364)
(四) 人代表男性器官, 风景代表女性器官[1911]	(366)
(五) 儿童阉割的梦	(366)
(六) 小便的象征[1914]	(367)
(七) 楼梯的梦	(369)
(八) 变相的楼梯梦[1911]	(371)
(九) 真实的感觉和重复的表现	(372)
(十) 正常人梦中的象征问题[1914]	(373)
(十一) 俾斯麦的梦[1919]	(378)
(十二) 一位化学家的梦[1909]	(382)
六、一些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讲话	(404)
七、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426)
八、梦的感情	(461)
九、润饰作用	(490)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	(510)
一、梦的遗忘	(513)
二、回归作用	(534)
三、欲望满足	(551)
四、梦的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574)
五、原初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588)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① 1

我将在下文中,证明有一种可能解释梦的心理技术,这种技术如果得到应用,则每一个梦都可显示一种具有意义的精神结构,且与清醒生活的心理活动中某一点具有特殊联系。我还将进一步努力阐明梦的扑朔迷离所由产生的那些历程,从而推断出引起梦的各种精神力量的性质。梦正是由这些力量之间的凑合和矛盾而产生的。在此以后,我的叙述即将告一结束,因为梦的问题已发展成为更具综合性的问题,必须根据另一类材料才可获得解决。

我将对前人关于梦的著作以及梦的问题在当代科学中的地位作一序言式的评论,因为在我的讨论过程中,很少有机会再回到这些题目上来。尽管梦的问题已经谈论了几千年,却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理解——这个事实在文献中已得到普遍承认,似已无再引证的必要。本书附有这些著作的索引,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富有刺激性的观察以及大量与我们主题有关的饶有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触及梦的本质,或者对梦的任何不可思议之处提供最终的解决。当然,对于仅受过普通教育的读者来说,这方面的知识就知道得更少了。

^① [第二至第七版中增注]直至本书第一版(1900)之前。

或许有人会问^①，史前人类的原始民族对于梦采取何种观点以及梦对他们关于世界和灵魂概念的形成有何影响；这个主题很有吸引力，但由于我不准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只好割爱了。我必须推荐读者们去参考约翰·卢波克爵士、赫伯特·斯宾塞、E. B. 泰勒以及其他人的标准著作，我只补充说，在完成我们当前有关释梦这一任务之前，这些广泛的问题和推测我们还难以领会。

有关梦的史前观点，在古代希腊罗马人^②对梦所采取的态度当中，必然有所反映。他们认为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世界有密切联系，梦是鬼神的启示，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梦对梦者无疑具有某种重要的目的，照例可以预示未来。梦的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印象千变万化，很难使人对梦产生统一的看法，因此有必要根据梦的价值和可信性把它们加以分类。古代个别哲学家对梦所采取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有赖于他们对占卜的一般态度。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本著作中，梦已被认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题材。梦不是上帝的神谕，不具有神圣的性质。梦是“着魔的”，因为其本性是“着魔般的”，而不是“神授的”，也就是说，梦不是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它仍然服从于人类的精神法则，虽然后者与神意并非完全无关。梦被定义为睡者在睡眠时所产生的心

① [本段和下一段于1914年增写]——方括号[]中的文字为英文“标准版”的编者所加，下同。——译者

② [1914年增注]以下所述根据毕克森叔茨(Büchschütz)的学术研究(1868)。

理活动。^①

亚里士多德已意识到梦生活的某些特征。例如,他知道睡眠时梦可将一些微弱刺激转变为强烈刺激“人们梦见自己在蹈火而行,灼热难耐,实则此时仅在身体某个部位有轻微热度”。^②他因此做出推论,梦可把醒时未被察觉的某些身体变化,作为初次病症很好地透露给了医生。^③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代人不是把梦视为做梦心灵的产物,而是认为梦源于神灵。而且我们看到已有两种明显对立的思潮影响着历史每一时代对于梦生活的解释,一种认为梦是真实的和有价值的,可向睡者提出警告或预言未来;一种认为梦是空洞而无价值的,其目的在使梦者误入歧途或导致毁灭。

格鲁佩^④(1906, 2.930)根据麦克罗比乌斯和[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见 98 页^⑤注]的一种分类,援引其原文:“梦分为两类。一类被认为受现在或过去的影响,对未来无关重要。它包括

① [《梦的预言》卷二(英译本,1935,377)和《论梦》卷三(英译本,1935,365)——在第一版中,本段说:“梦被视为心理研究的主题的第一本著作似乎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论梦及其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着魔的’,而不是‘神授的’性质。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才算译得正确,这个区别实有其重大意义。”下一段的结尾句子说“由于我的知识不够以及缺少帮助,使我不能更深入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论著。”这些段在1914年改成现在的形式,而在《全集》卷三(1925)第4页有一注指出,亚里士多德关于本题材的著作不是一本,而是两本]

② [《梦的预言 I》(英译本,1935,375)]

③ [1914年增注]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名著《古代医学》卷10(英译本1923,31)页中谈到了梦与疾病的关系,又见里奇曼卷4,88页,散见各处(英译本1931,425等等)。

④ [本段于1911年增写,作为脚注,1914年列入正文]

⑤ 指“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1953年版第四、五卷的页码,即本书的边页码,下同。——译者

失眠症,直接复现一个既定观念或它的对立物——如饥饿或匮乏——也包括梦魇,它扩大了某一观念的幻想范围如恶梦或梦魇。反之,另一类梦被认为决定着未来。它包括 1. 梦中直接接受了预言如神喻, 2. 预见某种未来事件(梦幻), 3. 需要解释的象征梦(梦兆)。这种学说持续了许多世纪。”

4 与梦的各种不同评价有密切联系的是“释梦”问题^①。人们一般都期望梦可预示某种重要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梦都可能立即被解释的,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一个特殊难解的梦是否预示某种重要的事情,于是人们做出努力企图将一个晦涩难懂的梦内容弄成可理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古代后期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释梦的最伟大权威,他的被保存下来的内容详尽的著作《详梦》足以弥补其他一些有关梦的著作的损失^②。

古代人采纳的有关梦的史前观点与他们对宇宙的普遍看法必然是完全符合的。人们惯于把这种看法当作现实性投射到外部世界之中,但这种看法只有在心灵生活中才具有现实性。此外,他们有关梦的观点所考虑的仅为早晨醒后梦中记忆留给清醒心灵的主要印象:与心灵的其余内容比较起来,梦似乎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外来印象。我们有时以为梦的超自然来源说在当代已找不到支持

① [本段于 1914 年增写]

② [1914 年增注] 关于释梦的发展史,中世纪以后可见狄甫根(1914),法尔斯特(1910 和 1911)和哥特哈德(1912)等人的论文集。研究犹太人中释梦的有阿尔莫利(1948)、阿姆拉姆(1901)和洛温格尔(1908)。较近叙述精神分析成果的有劳埃尔(1913),详细叙述阿拉伯人中释梦的有德里克斯耳(1909),施瓦尔茨(1913)和传教士芬克狄基(1913),研究日本人释梦的有米鲁拉(1906)和伊瓦亚(1902);讨论中国人的有赛克尔(1909—1910),研究印度人的有涅格列恩(1912)。

者,那就估计错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虔诚的神秘的作者,只要一度占支配地位的超自然广大领域还没有被科学的解释完全征服,就会死抱着这种残余的观点不放;除了他们以外,我们还看见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并无奇想异念,只是他们用做梦现象的不可思议的性质,寻求对存在和超人的精神力量的宗教信仰的支持(参见 5 哈夫纳),某些哲学流派(例如谢林^①的追随者)对梦生活的高度评价显然是古代无可争议的梦的神圣性质的反响。关于梦的预兆性质及其预示未来的力量的讨论也从未终结。不管持科学态度的思想家们如何强烈地感到必须废弃任何这种信仰,而企图对搜集来的有关梦的全部材料作出心理学的解释,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撰写梦的问题科学研究史是一件难事,因为不管这种研究在某些方面如何有价值,但并没有任何特殊方向上的发展路线可寻,缺乏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可靠基础;每一新作者只能重新审查同一问题,可说是从头做起。如果我想把有关梦的所有作者的观点按编年次序加以总结性评论,那我必须放弃将梦的知识现状作一综合性描述的任何希望。所以我宁愿选择按题目而不是按作者论述的方式,在我依次提出梦的各个问题时,将尽量利用文献中涉及解决每一问题的材料。

由于梦的文献散见各处,又与其他许多学科交织在一起,不可

^① [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的主要倡导者,流行于 19 世纪初期的德国——弗洛伊德常常提及梦的超自然意义问题。见弗洛伊德 1922a, 1925(第三部分)和 1933a(第 30 讲)。在弗洛伊德 1941c[1899]中,作为这本著作的附录,讨论了一个所谓预言性的梦,又见下文 65 页和 621 页]

能搜集无遗,所以我只要在叙述中不曾遗漏基本事实和重要观点,也就敬请读者们暂且满足了。

不久以前,研究梦的大多数作者倾向于将睡眠和梦联系起来加以处理,他们照例还要研究一些涉及病理学的类似情况,一些似梦现象,如幻觉、视象等等。相反,最近的著作则表现出一种限制论题的倾向,甚至只以梦生活领域中的个别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这种变化中,我高兴地看到出现了一种信念,即像梦这样模糊暧昧的问题,只有通过一系列详尽的研究,才能求得解释和取得一致的结果。类似这样一种在性质上以心理学为主的详尽研究,正是本书所能提供的微薄贡献。我很少有机会讨论睡眠问题,尽管在精神机构中,某些功能条件的变化也与睡眠状态的某种特性有关,但因为睡眠主要是一个生理学问题,所以涉及睡眠的文献就不拟在此考虑了。

对梦现象本身的科学探讨,使我们提出以下各个问题。这些问题可分别考虑,当然也免不了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之处。

7 一、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

一个人从睡梦中刚刚醒来,免不了有一种天真想法,以为梦的本身虽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不管怎样,自己总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得感谢年老的生理学家布达赫,他对梦的现象所作的详细而敏锐的描述(1838, 499),在常被人引证的话中表达了这种信念:“日常的生活,有辛勤也有愉快,有痛苦也有快乐,在梦中都不再现。相反,梦的目的在使我们超脱日常生活,甚至当我们心事重

重,悲痛欲绝,或竭尽全力解决问题时,梦所显示给我们的内容要么是毫不相干,要么只是少量现实元素的结合;或者梦所表示的不过是主要的情调和现实的象征。”I. H. 费希特(1864, 第一卷, 541)以同样语言谈到这些“补足的梦”,把它们描写为精神自疗性质的神秘恩惠之一^①。斯顿培尔(1877, 16)在他的名著《论梦的性质和起源》一书中有类似的看法:“一个人做梦就是离开了他的清醒意识的世界”,又说(同上, 17)“在梦中,我们对于清醒意识的有条理内容的记忆及其正常行为同样丧失殆尽。”他又写道(同上, 19):“在梦中,心灵几乎没有记忆,而与清醒生活的日常内容和事件完全隔绝。”

然而绝大多数的作者对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持相反的观点。如哈夫纳(1887, 245):“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继续。我们的梦总是与我们最近意识中的观念密不可分。只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梦在前一天的经历中有线索可寻。”韦安特(1893, 6)特别反对上述布达赫的言论,他说,“因为经常可以看到,实际上大多数梦显然是 8 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而不是脱离它。”莫里(1878, 51)则以格言的形式说:“我们的梦实为我们之所见、所说、所欲与所为。”而杰森在他的论心理学(1855, 530)一书中相当明显地写道:“梦的内容往往决定于梦者的人格,决定于他的年龄、性别、阶级、教育标准和生活习惯方式,以及决定于他的整个过去生活的事件和体验。”

哲学家 J. G. E. 马斯在这个问题上含糊的态度最为明确^②

① [这一句于 1914 年所加]

② [本段于 1914 年增写]

(1805, [第1卷, 168和173])。温特斯坦(1912)援引他的话说, “经验证实, 我们梦见最多的是我们最大热情所寄的事物, 这表明我们的热情一定影响到我们梦的产生。雄心勃勃的人梦见摘取桂冠(或想象他是胜利者)或梦见定会取得胜利。恋人在梦中总是为心上人所希冀的物件而奔忙……沉睡在心中的肉欲和厌恶, 一旦被唤醒, 则将由一些与之有联系的观念结合而成梦, 或者引起这些观念介入到一个已经出现的梦中。”

梦的内容有赖于觉醒生活, 古代也有同样观点。拉德斯托克(1879, 134)告诉我们, 薛西斯在出征希腊之前, 众人谏阻, 但他一再梦见催他出征。一位年老、聪明的波斯释梦者阿尔塔巴努斯颇为中肯地对他说, 一个人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

卢克莱修的教训诗《物性论》有下面的诗句(IV 962): “不管我们热情追求的是什么, 不管往事如何盘踞在我们心头, 心灵总是潜心于追求的对象而且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 辩护人寻根觅据, 推敲法律; 将军则运筹帷幄, 投身战争。”

- 9 西赛罗(《预言》II, lxxvii, 140)写的诗与许多年以后莫里的意思完全相同: “那时灵魂中翻腾特别激烈的是白天思想和行为的残余。”

有关梦生活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矛盾的观点似乎确实难以调和。在这一点上, 我们想起了希尔德布朗特(1875, 8以下)对梦的见解。他认为梦的特征除了进行一系列[三种]相当矛盾的对比之外, 根本不可能进行描述, 他说: “构成第一个对比的是, 一方面梦从现实生活中完全隐退或隔绝, 另一方面则是梦与现实生活之间不断地互相蚕食和依赖。梦境与清醒时所体验的现实

生活是完全隔绝的,其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可说是一种密封的存在……梦使我们脱离现实,抹掉我们对现实的正常记忆,使我们置身于另一世界,过一种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希尔德布朗特接着表明,一当我们进入睡乡,我们整个生命及其存在形式似乎就“完全消失于无形的活板门之中”。一个人可以梦见航海到圣·海伦娜岛,与囚在岛上的拿破仑达成一笔摩泽尔葡萄酒交易,他受到这位被黜国王的亲切接待,而当他醒来这个有趣的幻觉破灭之后,还不免有悻然之感。希尔德布朗特接着说,但是且让我们把梦中情景与现实比较一下,梦者从未贩卖过酒,也从未想当一个酒商。他从来没有航过海。他如果去航海,圣·海伦娜岛恐怕也是他最不愿去的地方。他对拿破仑毫无同情之心,相反,却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仇恨。特别是,当拿破仑死于岛上之时,梦者尚未出生;他与拿破仑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个人关系,所以梦经验就像某种 10 异己事物,横亘于两段完全连续和相互一致的生活之间。

希尔德布朗特继续说[同上,10],“然而,与此显然相反的说法也可以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与退隐和隔绝相平行,仍然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不管梦见什么,梦总是取材于现实,来源于对现实沉思默想的理智生活……不论梦的结果如何变幻莫测,实际上,总离不开现实世界;梦中的无上庄严与滑稽结构,其基本材料不是来源于我们亲眼目睹的感性世界就是在我们醒时思想中已占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梦来源于我们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已有经验。”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构成梦内容的全部材料或多或少来自体验。就是说,在梦中再现或被记起——我们认为这至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认为梦内容和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一经比较就很容易被看得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种联系需要细心考察,而且大量梦例可以长期得不到解释。其原因在于梦的记忆功能表现有若干特性,这些特性虽常被提及,但一直难于得到解释。进一步对这些特性加以考察是很值得的。

我们有时不承认自己梦中的片断材料是我们清醒状态时的部分知识或体验。当然,我们记得梦见某个事物,但记不起它是否是在真实生活中体验过或是在何时体验的,我们因此怀疑所梦事物的来源,于是便容易相信梦有一种独立生成的能力。然而往往在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某种新的经验又引起了我们对已经忘掉了的另一事的记忆同时也就揭露出了梦的来源。我们因而不得不承认,梦中所知所忆的事物已超出我们清醒时的记忆之外了。^①

德尔贝夫[1885, 107 以下]根据自己经验举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在一个梦中看见家中院内白雪皑皑,两条小蜥蜴半僵地埋在雪中。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他把它们捡起,使它们回

^① [1914年增注]瓦歇德往往观察到人们在梦中讲外国语比在醒时更为流利和正确。

暖,把它们放回原来居住的砖石小穴中。他又把长在墙上的一种小蕨类的少量叶子喂它们,因为他知道蜥蜴非常爱吃这种蕨类。他在梦中知道这种蕨类的名字 *Asplenium ruta muralis*。梦继续进行,在其他一些情节之后,又梦见了蜥蜴。这时德尔贝夫吃惊地看见另外两条蜥蜴正忙着在吃剩余的蕨叶。他于是环顾四周,看见第五条、第六条蜥蜴正爬回墙上小洞,整条路上爬着长长的蜥蜴队伍,全体向着一个方向……等等。

德尔贝夫在觉醒状态时只知道少数植物的拉丁文名称,其中并没有 *Asplenium*。使他感到吃惊的是他能确切地知道有一种叫这个名称的蕨类。它的正确名称叫做 *Asplenium ruta muraria*,在梦中发生了稍许偏差。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在梦中如何获得这个“*Asplenium*”名称的知识,对德尔贝夫来说依然是个谜。

这个梦发生于 1862 年,16 年后这位哲学家访问他的一个朋友,他看见一小本花卉标本集,这是瑞士某些地方卖给外国人作纪念品的。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回忆。他打开这本植物标本集,他梦见的 *Asplenium* 赫然在目,而且在它下面是他自己手写的拉丁文名称。现在这个事实可以肯定了。1860 年(蜥蜴梦的前两年),他的这位朋友的妹妹在蜜月旅行期间曾拜访了德尔贝夫,她带着这本标本簿,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哥哥,而德尔贝夫在一个植物学家的口授下,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植物标本下写上了拉丁文名称。

这个梦特别值得记下来,还因为德尔贝夫幸运地又发现了这个梦的另一部分被遗忘的来源。1877 年的一天,他偶然见到一本附有插图的旧期刊,他发现其中有整整一长队蜥蜴,正是他在 1862 年梦见的。这本期刊的日期为 1861 年,德尔贝夫记得他从

第一期起就是该期刊的订户。

梦中可自由支配的记忆在觉醒生活中不能忆及,这个事实非常突出,而且具有理论价值。我现在引证几个“记忆过旺”的梦例,以引起人们的更大注意。莫里[1878, 142]叙述有一个时候“Mus-sidum”这个词白天老是萦回脑际,他只知道它是法国一个城镇的名字,其他一无所知。一晚他梦见与某人谈话,那个人说他来自Mussidum,当他被问到它在何处时,他回答说它是法国多尔多涅行政区的一个小城镇。莫里醒来后,不大相信梦中所说,但是他查了地名词典,竟完全无误。在这种情况下,梦中有更多的知识这个事实已被证实,但是关于知识被遗忘掉的缘由却未被发现。

杰森(1885, 551)报告了一个类似情况的为时已很久远的梦。我们在此地提到的是老斯卡利格尔(亨宁斯引证, 1784, 300)做的梦,他写了一首赞美维罗纳名人的诗。有一个自称布鲁罗勒斯的人出现在他的梦中,抱怨他被忽略了。结果斯卡利格尔虽然记不起有这个人,仍然为他写了几节诗。他的儿子后来知道在维罗纳确实有个名叫布鲁罗勒斯的人,曾被人当作评论家纪念过。

瓦歇德(1911, 232 以下)曾援引圣丹尼斯的赫维[1867, 305]描述了一个记忆过旺的梦^①,它的特点是后来的梦补充了前一个梦中未曾识别出的记忆。“有一次我梦见一位年轻的金发妇人。她正和我的妹妹谈话并出示了她的一种绣制品,我在梦中对她很面熟,我想我以前一定常常见到过她。我醒后,她的面容仍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但我完全不认识她。当时再次入睡,又出现同一梦

^① [本段和下段系 1914 年所加]

景。……但是在第二次梦中,我和这位金发妇人谈了话并问她我以前是否有幸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她回答说,‘当然,难道你不记得波尼克海滨了吗?’我立即醒来,于是能清楚地记起与梦中动人面容有联系的全部细节。”

同一作者[同上,306](仍为瓦歇德所引证,同上,233—4)谈及 14
他的一位相识音乐家在梦中听到一支似乎完全陌生的曲调,直到几年以后他才在一本旧的乐曲收藏册中发现了这支乐曲,但他仍然记不起以前是否浏览过它。

我知道迈尔斯[1892]在《心灵研究会记录汇编》中已发表了他所收集到的这一类记忆过旺的梦,但不幸我没得到这个材料。

我相信,凡是致力于研究梦的人,无不会发现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即一些事情的知识和回忆,清醒时未曾想过,却可在梦中得到证实。在我对神经质病人的精神分析中(以后再详谈),我在一周内要好几次说服病人,使其相信他们对梦中的引语、脏话等等确实非常熟悉,而且在梦中加以利用了,虽然他们在觉醒状态时一点也记不起来。我在此还要讲一个单纯的记忆过旺的梦例,因为这个梦很容易看出仅在梦中出现的知识的来源。

我的一个病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梦中梦见他自己在一家餐馆点了一道“Kontuszówka”。他告诉了我以后便问我“Kontuszówka”是什么,因为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称。我回答他这是一种波兰酒,并且说他不可能创造这个名称,因为我早已从招贴板上的广告熟悉了这种酒。最初他不大相信,但是做梦后几天他去了一家餐馆,在一条街的拐弯处的招贴板上注意到有这种酒名,而他有好几个月每天至少有两次要经过这条街。

我从自己的梦中注意到^①，一个人是否发现梦中某些特殊元素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偶然。例如，我在写这本书的几年前，一个结构简朴的教堂尖塔景象老是萦绕在脑际，我怎么也记不起何时看见过它。后来我突然记了起来，断定是在萨尔茨堡到赖
15 兴哈尔铁路上的一个小站里看到它的。当时是 90 年代后期，而我初次经过那条铁路是在 1886 年。最近几年我专心致志于梦的研究，这个特殊地点的景象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简直使我感到厌烦。在我的左边，我看见一片黑暗的空间，许多古怪的沙岩形象隐约可见。我约略记得那是一个我不愿相信的熊洞的入口。但是我弄不清这幅梦景的意义和来源。1907 年我偶然来到帕多亚，这地方是我自 1885 年以来一直未能到此访问而引以为憾的。我对第一次访问这个可爱的大学城感到失望，因为我未曾看到麦多拉·德尔竞技场教堂中乔托所作的壁画。我已动身去教堂，但听人说那天教堂不开放，所以中途折回了。12 年以后重游故地，我下决心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竞技场教堂。我沿着通往教堂的街道走去，在我的左侧，大概正是我于 1885 年折回的那个地点，我发现了一个场所，其间有许多沙岩形象，这正是我经常梦见的地方。这个地方实际是一个餐厅花园的入口。

梦中再现的材料来源之一——其中部分既不是醒时思想的回忆也不是它的活动——乃是儿童时代的经验。我只须举出几个作者，他们都注意到而且强调了这个事实。

希尔德布朗特(1875, 23):“我已经明确表示,梦有时以一种奇

① [本段为 1909 年增写]

异的再现力量,把童年那遥远的甚至已经忘掉的事件带回心中。”

斯顿培尔(1877, 40):“当我们观察到,梦有时将一些被后来的沉淀物深深埋藏的童年经验挖掘了出来,那些特殊的地点、事情和人物仍原封不动,栩栩如生,这个见解就变得更加明确了。这种梦内容并不限于这样的经验,即当其出现时印象深刻或具有高度精神价值,而后作为清醒意识感到愉快的记忆而进入梦境。相反,梦中深邃的记忆也包括可以追溯到童年的那些人物、物体、地点和事件的形象。这些形象可以不具备重大的精神价值,也可以一点不生动,或者它们原来可能具备的这两种情况也早已消失,因而它们在梦中和醒时同样都使人感到奇怪和陌生。”

沃尔克特(1875, 119):“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童年和少年经验是多么容易地进入梦中。梦不断唤醒我们回想起已经没有去想的或者我们认为早已没有价值的那些事情。”

因为童年材料在梦中主动出现,又因为,众所周知,记忆的意识官能的缺陷使大部分材料变得模糊不清,这些情况引起了记忆过旺的梦。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

莫里(1878, 92)谈到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常常从他的出生地摩埃到邻村特里波特去,他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督建一座桥梁。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特里波特,再一次在村街上游戏。一个男人走近了他,穿着一身制服。莫里请教他的姓名,他回答他叫C,是一个守桥人。莫里醒后怀疑梦中记忆的真实性,便去问一个自幼在一起的老年女仆,问她是否记得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男人,她回答说,“怎么没有呢!他是你父亲造桥时的一个守桥人。”

莫里[同上, 143—4]又举了一个梦例,进一步证实了梦中童年